繹志

繹志卷十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顧錫麒校輯

兵略篇第三十四

兵者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唐虞以前尚矣經傳所載所以容民畜衆言得衆之道不在兵力懾伏也又曰伏至險於大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蓋兵者危地故謂之險不得已而用之故謂之毒如毒藥之治病不可恆服者也聖王之師恭行上天之罰克終前人之烈救民水火之中詰姦暴之害謹內外之辨是以反道敗德畔官離次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者則征之卒遏民力卒割民生民欲與之偕亾者則放之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淵藪則伐之閒國家之不靜蠢動胥伐則破斧缺斨而誅之其

或戎狄內侵驅之境外而已不窮追也旣來庭矣旋師而亟去之要以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爲武之七德德以施惠刑以正邪祥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是爲戰之六器其於吾民也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其於敵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不可犯也不爲是征所以正歲之月不可以稱兵兵或不起不可從我始蓋聖人不驟用其民於死地必馴習旣久而後使之亦不輕棄民於死地必勝於廟堂而後用之故曰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陳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齊自管仲得政二十年中未嘗出大師於境外陽穀之會桓公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晉文公始入而用其民作被廬之法一戰而

勝受策命爲侯伯二公雖迭爲盟主不過蹈利偕備顛倒其敵以求欲速之功不克存先王之意先後智謀之士相與輔佐其君者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則有之矣若夫惟德動天無遠弗屆若伯益之讚禹傅說之省躬則莫之及也降而益下丘甲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禮皆失其正民生日以狹隘而使之滋酷孔子傷之而曰胡簋之事則嘗學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孟子居戰國之時不得已而言兵惟以不嗜殺人止當時善戰之虐而救百姓于死七篇之中屢致意焉天下諸侯有不義而興師者必欲返之于正己問人之有罪問己之有德雖有其德苟無其罪不以伐人雖有其罪苟無其德不以伐人上有安寧之憂下有生養之樂其國不可伐也賢者孤而遠去諂諛近而日親百

姓危而多怨其國可伐也此問諸人者也非天吏不可行師猶非士師不可伐有罪也此問諸已者也自此以後功名之士非孫臏吳起馬服安平之說不克資之以顯庸於世於是狙詐之家儼然號于人曰不戰而屈人兵王道也荀卿獨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然其說孤立於世天下莫應由今觀之一切善戰佳兵之流皆身誅戮於前國滅亾於後而伊尹太公相其君造攻鳴條鷹揚牧野其祖宗則祭於大蒸子孫受命文考永世無替禍福若此乃知孟荀所言不爲誣矣魏相明於事君之道深慮用兵之害故其言曰救暴誅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

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近古之論大率取衷於此故史家有盛德在我無取於彼之說又有審黃石存包桑之頌也王通生隋之末季遼東之役慨然歎曰天子不聞伯益贊禹之詞公卿不聞魏相諷宣帝之事禍自此始矣李密見通而論兵通曰禮仁信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又曰强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王通以後兵事盡變三王之師儒者之論不能大有用於天下廟堂之上樽俎之間談說可聽者施諸行陣未必非膠柱而鼓瑟也昔漢成帝時任宏次兵書爲四種一曰權謀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者也二曰形勢雷動

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窮以輕疾制敵者也三曰陰陽推刑德隨斗擊因五行之相勝假鬼神爲助者也四曰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五十三家而司馬之法不在焉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兵氣一動其類相隨而至小則介蟲爲災大則斬木揭竿而起又常以用兵致亂以養兵釀亂古者秋而講武順時令之肅殺也今者秋而講武畏弓矢之解膠也其情異矣古者克敵之後散財發粟以與士民今則籍府庫珍異錄子女玉帛而緘縢之上以輸朝廷次以頒將士其事異矣夫文止戈爲武反正爲乏之師出不必反者也戰不必勝者也故有敗而愈強者有勝而遂弱者有百克而卒無後者語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天

下有亂非兵莫定前事之所爲後事之師也是非得失之
林成敗强弱之本安可不討論其理以視厥後以資一旦
不得已之用乎兵有義有暴義者民之父母也暴者民之
盜賊也義者國之爪牙也暴者國之屠割也仁者愛人而
暴君殺人是以伐之義者循理而亂國滅理是以取之彼
賢君者正心者也正身者也正綱紀者也正民俗者也四
正之名布於天下有不正者莫不服焉賢君之守國掠其
野不可得而獲其野固已攻其城不可得而下其城固已
施其間不可得而入其君臣上下固已三固之迹見於天
下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勞費多而利益鮮莫不自廢焉賢
君之行師也出必以律動必以義征必以名伐必以罪脩
備而已不至用戰也戰勝而已不至多殺也受命而誅生

既死則無所致其怒故敵國有喪迴師而不伐執言以伐人自反不可不直也故義所不克乘墉而弗攻兵未舉而先責其詞詞苟屈伏則兵可已矣雖有猛將强卒不入無釁之國雖有重賂不登叛人之黨敵雖有間不因叛人以取城邑不擾農事不斬祠木不殺疾癘不獲二毛不俘人民不誘臣妾不攘牛馬不殘墳壟不焚廬舍不堙井渠不可乞師於人不可以師借人不可出一師爲兩事不可中道而別伐一國降不可殺奔不可逐地廣大不可狃敵國之患不可虞師不可踰時而不罷功已成矣改弊政釋罪累旌死節禮賢士發倉廩偃武脩文斛車甲而藏之三綱兵之大本也報德兵之大利也從王兵之大順也救患分災兵之大仁也不貪兵之大正也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兵

之大防也若此者義之屬也好戰之君乘人之敗而淺爲
利伐國無義而人不服無名妄動而衆不奮一歲數舉而
師不戢役久踰時而士不罷與人共約而好主怨與衆同
伐而獨挫强苞人民敺馬牛斬樹木壞宮室當其隧者木
刊井堙拔鄰國之地以居叛臣爲邊將小吏而興師聽降
民誕詞而興師爲貴戚邀功而興師爲中人冒賞而興師
爲匹夫報怨而興師爲奇琛珍禽不至而興師利人之幾
乘人之危而興師得志於此妄意必勝於彼而興師不以
天道相恤而貪禍脩怨亂無已時假塗於人而人苦之若
此者暴之屬也兵有主客有攻守攻守異宜主客異制客
兵利速戰當爲法以撓之主人利持重當爲術以挑之敵
之始至也思慮精專志氣銳敏未可干也宿師既久攻取

無成力疲意阻計不復生然後從而擊之鮮不勝焉郭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緩之自當擕貳是也彼方欲速戰此復挑之以僥一朝之功失策之甚者也陳餘李密是也圍之始合也人情危悚因其危而攻之可瓦解也遲之又久初之震懾者已而鎮定初之疏漏者已而嚴密初之怯懦者已而壯果故昔人曰勇可習也既已深入重地而復怠於急攻使主人得以固其守備失策之甚者也亘溫枋頭是也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遁必死者難卻所固然也客兵利速戰者也有時入人之境堅壁而守數挑戰而不出此其意何也謂夫主人自戰其地未有久而不怠者也避銳而擊怠然後可必勝也王翦是也

主人利持重者也客之營壘未成亦可阻隘而擊之所以奪其氣也奪其氣而後可固守也所以安衆心而杜內亂也張遼是也然客兵亦有怠時深入鄰境子女玉帛取資於敵將有晏安之樂士懷思歸之志此遺之畬者也齊人所以殲於遂也善將兵者又有易主爲客之時以我懷土之兵納諸敵人之腹吏士相依以軍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能破敵成功是無歸路也田宏正所以絕楊劉韓信所以陣背水也詐敗以誘之俾其空壁逐利別以奇兵襲據其營此韓信法也劉裕所以取臨朐張須陁所以破豖賊也堅城當道姑引而去之使城中之人幸其無事上下解弛然後迴車疾攻則解弛之餘兇懼倍常因其兇而攻之城必下矣沛公所以取宛也去國遠而行道險其糧車必

自爲陣主人深溝高壘以當其前別遣間道襲其輜重彼必困於無食無食必退然後哀兵而擊之必大勝焉敵人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失利於此取償於彼既足相當彼若迴師自救則士氣已奪進退失據勝獨在我矣敵人積粟所在吾能取而有之雖懸寓他境我則主也耕稼既熟吾能芟而夷之嬰城而守者反資轉運於他郡則彼且爲客矣此客主變化之妙非庸流所測也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之用莫如分合合者正也分者奇也知武子曰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伍員曰若爲三師以肄楚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賀若弼曰以廣陵屯兵番休往來使彼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必不復疑又使沿江

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彼猶以爲獵也范蠡侵楚以誤吳李泌以三地縶四將皆以奇取勢以正成功分合之妙也一陣之間亦有分合曹操扼袁紹官渡以偏師燒其糧車糧車軍之大命也並力取之是以破支軍之勞即有破大軍之功矣此一陣之分合也一城之中亦有分合唐討澤潞澤人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以俟官軍之疲然後四面雲集官軍常以敗此一城之分合也一戰之頃亦有分合鄭與燕戰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燕人與前軍戰而不虞後之見襲越子爲左右句卒乘夜謀進吳人分以禦之然後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此一戰之分合也善用兵者敵以合爲勢而我促之使分以分相持而我蹙之使合蓋不宜分而分之則兩地之勢皆弱楚之三軍

所以爲黠布禽也不宜合而合之則猥積而無用符堅百萬而自相蹈藉也歸師勿遏也然主將無謀士卒膽落可因其歸而取之曹操所以遏袁尚之歸也相倚爲强急之則益堅緩之則自二公孫康所以送袁氏之首也此盛兵攻險彼據扼而守之力足相當也別以偏師斥入其腹不惟險不能守腹亦不能固郭崇韜所以決自鄆入汴之策也此奇正之妙也善用兵者擇要地而據焉一將當道雖有百萬之師不敢過也畏我之扼其吭也雖有捷徑他岐不敢踰越畏我之拊其背也漢駐敖鞏楚人不敢越洛而西太原未陷粘罕不能渡河而南地有所不守而敵人不能攻也陣有所不合而敵人不敢近也成師以出不可久頓堅城之下又不可遠求濟師此雖抗而不服必有畏而

輒服者取其畏而服者以張厥勢則不服者孤立矣道里之迂直非所論也屈突通守河東唐由韓城渡河而避河東文天祥守平江元由常州趨獨松而避平江大勢已敗孤軍不能有爲然而未易取也吾寧避堅而攻瑕瑕者破堅者瓦解矣此秦王伯顏用兵之法也兵有正道有間道由正道者少由間道者多漢高祖鄧禹唐高祖入關皆不自函谷苻堅宇文邕取鄴皆不自河內鄧艾取蜀不由劒閣唐莊宗入汴不自德勝宋琪言幽燕邊事不自雄霸皆間道也孔道叩其門戶間道披其闔闢故間道之師常易取勝所道之中有關隘以當道必有微徑以越關劒門者蜀之險也由益光取捷徑至清强與驛道合則出劒閣之南矣王全斌以之清流者滁陽之險也由山背抵西澗浮

水而至城下宋太祖以之函谷者秦之險也關左有谷謂之禁阬黃巢叩關倉卒忘守齊克讓潰兵自谷而入一夕之間灌木壽藤踐爲坦途獨松百丈幽嶺三關浙西之險也然不守多溪則三關不固黃天蕩之間有老鸛河故道可通秦淮兀术鑿之以避世忠者也郢之南有藤湖上游舁舟入湖可越治城而捷出於唐港伯顏破竹席地而盪舟者也沔口可扼漢別有沙蕪以入江有僥風關以蔽洋漢別有祖溪間路出其背以瞰僥風古者車戰故有必不可越之險今騎之與步雖千仞之危峰百尋之絶岸繞霄之固羊頭之阸皆可跳驅而入也若夫雲中和林左右窺瞰塞外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魏之太武元之太祖皆都此以兼并天下固其宜也正兵之弱不足以當亂兵之强然

未有亂人聚居久而無變者善用兵者棄爭地不取而擇偏壤以居可以休兵養士以待亂人之變故鄧禹不取長安而取三郡姚萇不收咸陽而收嶺北二人之謀若合符節此擇地利之一策也兩軍相距尺寸之地必爭棄平易而守險舉數百里之疆委而去之非計也但不可獨處爭地何謂爭地當孔道而富厚堅實者是也必也別置一軍毗與當道之兵緩急相應以成犄臂之勢若李光弼之在河陽此擇地利之一策也以一郡受兵而大將堅壁守便宜時出輕兵絕敵饟道待其攻取旣疲糧運不繼而以全制其極若周亞夫之在昌邑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江皋沽渺設險爲艱洄洑猥多亂流不易彼此相持下流潛以一軍控制上游使敵人糧運艱阻進退顧慮乃制敵之奇若

張興祖之在錢溪此擇地利之一策也步利險阻騎利平曠不善用之以騎兵陣險阻使長鎗大戟納諸狹隘士卒雖多皆若束檢槊之無用又或精甲選士不陣平曠而棲諸江湖之區舟楫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巨艦連舫不可角逐如將搏擊而縶其手足哥舒所以敗潼關馬援所以困壺頭也此不善擇地利者也兩軍相持匿形聲而不見此必有深謀伏奇兵以爭利也兩軍相遇不攻其所忌而遊衍於不急之地此必伺吾之怠突而取之也以形相示如不見其形以聲相懾如不聞其聲此必規吾之情僞其隙而乘之也吾兵勢非果壯也而斂戍以相避此必伺吾之罷皮從而覆之也險不可攻也忽焉若有所畏者退師數舍捐地數百里此必誘吾移營前進然後以奇兵襲

吾之險也若此者皆不可不爲之防也善用兵者深入危地先成壘而後移師恐爲敵所遮也不以多陵少恐其爲誘兵也聲言及此所志在彼或東或西不名一處使彼奔走應之奔走之問可以知備禦之虛實人情之苦樂矣不起大衆但以輕兵撓之使在我者易出而易入在彼者氣盛志盈必大發以相應數大發而力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矣以我邊外之軍引人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得志矣敵本先發吾以計緩之使先發顧在我敵人之計尙未定也吾乘其猶豫促之使彼雖有謀而不能精彼所恃者重兵在外吾以間道襲其空虛設策運奇以疑外人使之往來覘伺不敢輕進則吾功已成矣故以計相傾者豈必萬全而後動哉但使我知

爲之敵不知我能爲之敵不能斯萬全矣黥布雖有上計而不能用陳餘雖有李左車而不能用曹操知袁紹必不遽動而以間取劉備崔浩知宋人必不能圖北以其間取赫連韓信破齊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講和潛兵掩襲雖有酈生唐儉不遑恤也事成之時何嘗不萬全耶若夫陰陽五行兵家之小道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越得歲而吳伐之非越獨得歲也歲在星紀吳越同爲得歲而天道利後起吳人先發是以福歸於越禍鍾於吳此又成敗之理在禨祥之外者也有相救之師有相徇之師有報仇之師不懷晏安救災恤患以從簡書攻其所急於此以解圍於彼此相救之師也不審師之所向不揣事之所宜匍匐而往救因爲俱靡而已此相徇之師也數千里之外求救於朝

發兵而往赴之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歷月踰時而後
至雖得取勝而所獲於敵者曾不足藥傷補敗所謂報仇
之兵非解圍之用也齊管仲晉陽處父相救者也魏公子
之初志相徇者也陳湯之論段會宗相報者也善用兵者
攻城未克外援急至苟不能摧破一師焉能敵兩師哉援
兵無城可據破之差易也赴人之急其情必怠破之又差
易也法宜迎而擊之不使得合唐太宗擊建德不使至洛
陽與世充合埶也王猛擊援洛之兵卷甲而破之滎陽不
待其至洛也劉曜不扼虎牢而石勒自賀步闡堅據西陵
陸抗不攻城而先敗楊肇肇敗而城陷此戰勝在外摧陷
在內用兵之定埶也兵勢之變常在俄頃之間非明者不
能見也非斷者不能行也非勇者不能奮也以速爲神以

密爲固以後發先至爲奇兩相倚者離之兩相離者决之堅不可破者孤之懈者乘之心不固者駭而走之有腹心之疾者擿其隱而直抉之示之以懼所以驕之且以藏吾勇也示之以短所以怠之且以運吾智也散不可並羅則爲法以聚之整不可輕犯則爲法以亂之近者示之以遠實者諉之以虛仰攻不足者馳下有餘混戰之中有以疑敵之耳目可徼取勝也攻城未可驟拔則致之使野戰勢必大戰不過小勝大城未破不取小城既耗兵力又費守禦也與其搏戰不如絶餉與其並進不如迭出用少莫如致死致死莫如去長兵而用短兵合少以禦大先克其主則從者必解約結而來攻先克其亂則整者可潰決機兩陣將雄者克如牆而進埋根者勇必爭之地先據者勝相

當之氣後衰者強擊深入者搏其前不如襲其後擊潰兵者縱其前然後可大獲其後也彼軍雖勝而部伍遽亂收掠自恣更可乘其亂而擊之輜重相隨有劫略之憂然善用之亦足餌敵而輜重仍無遺也納萬人於死地不可驟擊稍開以生路則可擊矣敗軍之將不必盡俘縱之使往所過卽吾先聲矣依草結營陸師之易火者也連艦接艫舟師之易火者也刑政既亂可以拔其腹心不必略其枝郡奸臣主兵可以虛喝取勝不必窮吾兵力滿志而去者擊之必大獲焉小城可取而不取所以分其力也取之則敗卒奔入大城而助其守矣國有不可取者取之則獨當邊患縱而舍之使其人自爲守猶吾守也地有不可取者取之則彼無係戀棄而予之使其人首尾牽制適足疲之

也敵人已懼不必往擊俟其來而擊之則以逸待勞用寡如衆矣岐路所在未知敵之出何途也策其所必往以兵邀之所不出者可無備焉非長於料敵者不能敵小懲而不知戒將有大敗在其後也其國可伐也用騎兵者勿逼敵壘使騎無所展足誘之戰於廣遠然後盡騎兵之長為亂之兵倉卒舉事守土之將以順討逆不憚倍道趨利出其不意必當離散離散可成擒也烏合之寇勿使速鬬以逆其鋒法當持之以挫其銳彼策非素立心無定志稍縱緩焉恇怯必生計略亂作戰守莫定分合互異不能不畏義不能不慕利也以此之憤乘彼之驕以此之齊陵彼之散皆必勝之兵也其或行伍不整壁壘不固囂譁不戢疾行而喪列過險而亂次輕跪而易驚自戰其地各顧其家

咸有散心莫有鬬志勢之所重而以輕師當之勢之所輕而以重師當之師衆而無統令多而不一衆聽而無上臨陣而易慮挺身而蹈危逐利而人伏彼此相推爲鋒而莫肯先無成算而浪戰有所恃而不設備聚於一處而不能分師屢勝而不戢徵兵太雜而勢孤役久病於外而不恤寵貴在軍而不習事大將有二心而欲危衆求功前擊後解而無鬬志舍水陣山其汲可絕阻淖自固藉葦可度與强敵隣棄其家而遠師者可襲而取也三軍之氣非一人所能鼓三軍之心非一朝所能固成軍以出人有立功之志一旦卻退志衰氣盡雖欲再用不可得已凡退一舍者百舍之幾也棄一城者百城之媒也此必敗之兵也戰勝之道有論理者有論勢者輕利僄速之卒有時不爲用堅

鞈鋒慘之器有時不及刺固塞險阻之樹有時若振槁嚴令繁刑誅殺莫必其命有時而身爲獨夫惟由禮義忠信而後賞罰明於內威武暢於外此論理者也立國有大勢人心有定形形埶所在異類可使同心非誅殺所能拒形埶所去舟中皆爲敵國非恩賞所能留此論勢者也故兵不可觀也觀則不戢不可黷也黷則自焚鑿凶門而遣之自始出師至於振旅必以嚴終不敢觀之義也勝敵而歸告其完而已告其至而已不築京觀不銘彝器獻俘受馘掩骼埋胔愴然動於心焉火之盛炎水之盛衝所傷不止兩陣之間君子惡其暴而不仁不敢黷之義也勝敵之後有志滿而驕者傷敗之餘有創深而懼者懼者有以自立驕者難以復用以此言之雖欲黷不可也用兵不解必有

偏重之勢此智計之士所不及防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意料之中此刺姦之吏所不能詰也以此言之雖欲玩不可也王者以兵取天下而以禮善其後無禮不可守猶無兵不可取宿重兵於內其弱也隸市籍而雜傭保其强也譁閭里而驚宮闕宿重兵於外其强也尺符召之而旅拒其弱也疆埸微駭而星奔天下之事非形格勢禁所能善也當以道義維持之與兵誓衆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別於此見理之無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爲也是以聖人之教貴仁義而賤勇力故建都不依險阻習射不取貫革蒐狩不空原野以爲吾所以安天下自有先王之法而不恃此末規也所以養兵不用而天下之大固已自爲正矣

軍政篇第三十五

記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故王者治軍必本於禮猶干戚不可無柄劍戟不可無鋒刃也任將之義有八選賢德一事權尊體統寬文法宥罪過絕讒慝豐賞賚全終始而後責以成功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先王化行俗美之所致也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先王中興之所簡任也蓋以折衝厭難勝於無形有以才能服人者有以謀略服人者有以德量服人者有以威望服人者皆大將之選也三代以後安社稷者惟曰絳灌秦漢以來稱賢將者必曰平陸所以建賢德也跪而推轂登壇而授鉞軍功爵賞皆決於外用機用間不牽於中兵未出境進退在君兵既出境進退在將不以內臣指麾軍事不以大臣

節制命帥朝士阻撓者出而遠之小臣異議者謫而隸乎其幕千里之遙機務之密往來奏報不踰旬時趙充國以戊申日上疏宣帝以甲寅日報命所以一事權也師之爲卦一陽居中而所向莫不順從有登壇之象上下五陰或在其前或在其後在前者分左右而道之在後者夾肩背而推之無敢當將之中道而特立者有軍行之象古者三公主兵則司馬爲之副唐以太子爲元帥則副元帥即大將之稱也軍中不馳天子按轡而行介胄之士不拜以軍禮見所以尊體統也便宜發郡國騎士承制補軍前幕職不請於朝而釋脅從機會嚮甚先發而後聞開府庫行賞而免覆校分合進退君命有所不受易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謂夫知難而退勿拘常制所謂寬文法也素服郊次

不以一眚掩大德距躍曲踴舍之而弗殺將吏貪不愛士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所以宥罪戾也雖有謗書一篋不以間克敵之功雖有咸陽王之稱更遣妻子如鎮雖有擁姬抱子之譖卽使待罪幕下以間執其口責以報忿除害捐殘去殺而不責以免冠徒跣稽首請罪所謂絕讒慝也春夏行賞旣已大賚百官而軍帥武人更於立秋受賜是一歲再三沐恩膏也又以軍市之租郡國之權皆賚幕府令幕驍勇爲爪牙私死士爲間諜所謂豐賞賚也勝敵而歸以飲至之禮勞之受命祖廟錫以圭瓚秬鬯土田附庸作祖考之彝器以遺子孫所以全終始也夫文武之士不可偏重偏必至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用張浚江淮不如用諸將陝用李綱建炎不如用諸靖康用殷浩邊圉不

如用諸令僕用違其才違其時違其地其失一也不建賢德之過也王莽不與兵符文帝咸取成旨德宗決策九重繼韓盧而責以獲禽縶手足而試諸攫搏不一事權之過也欲遠高克而自棄其師欲沮李綱而撤防於寇讎故憤歎發於閭巷丘墟及於社稷不尊體統之過也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之法必行勝敵而歸奏愷猷至未舉蚤已移書道上詰責吏士案驗鹵獲使賢主搏髀而思邊人拊膺而泣遺寇鼓掌而笑不寬文法之過也甚者大將在外讒言在內雖竭命克捷而以功高蒙戮或斃鋒刃或殞鴆毒不絕讒慝之過也以張燈設宴爲放散官錢以行打算法爲稽覈侵盜以鳥盡弓藏謂弭後患不使怏怏者爲少主臣遂致一妖僧之獄興元功自投於井以死勤事猶

被誣罔之讒亾者藁葬生者待罪是以間關險難之臣無不傷其類也不豐賞賚不全終始之過也此任將之末規也然大將成功又在人主與宰相爾趙充國屯田之議非魏相保任於內宣帝樂盡其說何由奏績乎夫采薇以遣戍出軍以勞還杕杜以勸歸先王曲盡其情使人忘死以忠上也世俗之論皆以顛倒駕馭爲先推誠置腹爲後舍文武之正道襲孫吳之鄙言不幸臣奸頗遂跋扈遂生幸而主術既倖偏聽自智將漸及於盈庭雖弭將帥之患更啟上下之伺將焉用之古者擇於先任於後苟得其人盡禮使之已爾趙袁所言萬世法也賞罰者軍之大政也有在朝廷之上者有在戎陣之間者在朝者一代典章也故府舊章前人成例合者不可渝異者不可私也在軍者二

軍號令也作一時士氣事已不必用雖死者不可復生亦必忍而施之雖竭府庫資之不必憂其不繼也在朝者不可不慎故彤弓之詩藏之以示其重將之必盡其誠侑之惟恐不速狄臣千室瓜衍之縣金石之樂之半皆以須賜不幸而死則有國殤之卹求死者尸而三襚之坐引者而哭之御輪三周犀軒直蓋以寵之遇諸道路不畫宮而弔雖童子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則以成人葬之諸侯之尊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此制一定郎爲舊章郎爲成例是以不可不慎也在軍者不可不速故曰賞於祖戮於社昔之人君有可法者公田之入移爲賞賜是謂爰田以貿一憤絶纓盗馬之士稱其所欲以貿一奮師人多寒巡而附之可使若挾纊以貿一歡昔之人臣有可法者爲

者則已有者則士不自居也破敵之賞悉分吏兵無所留
也射中百步之外不復責以斬馘中傷破體者功勛之上
懸首帶級次之血染甲裳者不必數級而後定功口不言
動者代其論敘皆所以使之踴躍也不以其時則受賞者
賈怠旁觀者於邑是以不可不速也敗軍之將古人有必
誅者有不必誅者楚殺子玉子反春秋書之所以著喪師
之法也城濮之事君欲退而臣欲戰戰而敗敗而不死不
可以立國楚雖惜子王安得貸之邲之戰有違命之先穀
既在爰書未有舍先穀殺桓子者苟先穀既當違命之條
而又當桓子以責帥是責以義非殺以罪也苟義可責則
賢亦可議然則桓子者確然不在可殺之例非直刺子玉
而免之也大非川之敗罪止削除是以吐蕃愈熾廣川之

敗諸校士卒皆赦不死未聞一人有桓子之功者此之謂
失刑富平之戰曲端已死而詐立其幟以懼敵人敵人曰
聞曲將軍已得罪何紿我也此謂晉再克而楚再敗也若
夫死事之賞仁人所不得已也既已無可奈何求其孤而
字之字其孤而寵異之忠愛之心悼喪之念非爲未死者
賈勇也如爲未死者賈勇是以前事之子市後事之爲父
者也其心不可問矣兵者安危所係國之大事也故御兵
者軍逃亾有誅犯階級有誅離部伍有誅失主將有誅不
死同乘有誅期會差晷刻有誅殺降失陷避敵激叛皆有
誅將戰之頃爲衆設賞爲已設罰趙簡子之令也軍中不
馳而使者馳斬其車左軵馬左驂以徇於衆司馬穰苴法
也杖鉞而令偃蹇啫醲者執而戮之雖中使懷赦不敢宣

爲事已行罰雖有失律之凶歸命天子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以明人臣之義助亂之人雖能歸正免死爲幸不宜更賞臨陣就擒者形埶既窮不能爲惡姑貸之生全以銷其兇悖克敵雖曰盛事然君子爲心不欲以不仁之事標名後代故魯克長狄經不書獲楚勝晉師不築京觀所以廣仁也若夫君子小人之辨似無當於戎事而易辭戒之武侯表陳之李綱復申言之蓋其喪師辱國有不可勝言者尤軍政所宜慎也春秋不書南蒯之叛而書公子慭奔齊不書陽虎而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書侯犯而書二子圍郈不登叛人之名以崇國防此聖人示人討叛之義也成王初立周召爲相道德一而風俗同順逆之理宜在人心然而東土叛亂猶有謂不當致討者甚矣人心不同國是

難定也周公不忒羣言大誥天下率師討之以杜狂狡之萌故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然則叛而不討無此國法所當議者寬嚴出入之間善爲張弛而已矣春秋傳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凡在親懿之屬者引此義以從事則不傷天性楚莊王思子文之治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凡先世有功德者引此義以從事戮其有罪反其邑爵使辟嗣之子孫賴前哲以免也非此族也更無可議滅者夫叛者逆節也兵者凶器也以逆節之人擁凶惡之器非其死黨必有憤心宿兵險要示以形勢聲其罪狀以明逆順之理存不赦以待首惡寬羅網以容脅從使慕義者改圖迫脅者自安必有拔起逆節中思自洒濯者雖繞塹以淚其宮大戟以峻其牆猶可拾而取也蓋不令之臣天下

所共惡也已則犯上而求人免已不亦難乎是以方抗順自張不知家隸擬其後也漢彭寵唐劉稹元擴廓皆如一轍也內地有亂皆由武備廢弛姦宄竊發萑苻急捕鋌而走險耳專任一將責以成功可不煩宵旰而績已奏彼潰壞無已者任將之過也然而任非其人之失少不專其人之失多何也將帥受命鮮不志在撲討無奈身在事外者徼功圖賞以招降之說進遂使君心不固有縱舍罪人之志杖斧鉞之權默移於彼夫片言矣殊不知納降猶可從而招之非策也閫外招降猶可特置一使以招之尤非策也善禦寇者順此長道屈彼羣醜不善禦寇者兩冀不去將用斧柯則招撫之計誤之也謀國之道不賞邊功宰相之長慮也不撫强寇大將之忠謀也不募義兵弭盜之

深計也不借夷兵戡亂之永圖也不寵降將安邊之勝算也何以徵之漢之郅支雖曰成功然矯制發兵事不可訓必以宋璟爲法段頹附會中使不足法也故曰不賞邊功宰相長慮也廣明之亂宋威失策於前高駢受紿於後皆以議撫之故是以胡世寧曰舊撫者不剿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於微持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後賊可平國可安也故曰不撫强寇大將忠謀也元之羣盜皆以義兵爲名雖得察罕猶苦不能奏功餘適足爲亂矣故曰不募義兵弭盜深計也唐之回紇雖有定亂之功然以儲副之尊或拜馬前或詈募下傷威損重天下寒心亦云甚矣況乎一陣之間主客錯處戎夏雜居陸贄之論萬世所當戒乎故曰不借夷兵戡亂永圖也六朝七得河南地

終不克有侯景一逞建業爲墟宋以長淮假李全而屬二趙以鎭壓之任又陰掣其權不能乘機殄滅是以至於跋扈故曰不寵降將安邊上策也此五者立國大誠也若夫以一隅之地抗天子之師者必有防守之費賞勞以悅其下之費畜馬之費且有誅殺以防內亂重斂以給征繕日嚴不解而境內困矣人情怨矣雖時有侵掠難積易耗以通計之常若得不償失此必敗之勢也所以討之罔功者握兵之將養寇以自封隣境之師玩寇以自重人主聰聽不衷每誤入招撫之言將帥持權不一或制於盈廷之論所以功欲成而有敗之者寇將盡而有延之者夫環寇之境豈無天時愆伏百姓不足於食豈無宿兵衆多司農度支告盡豈無疆場之上偶爾勝敗豈無萬全而動遷延歲

月如此情事一聞於人主則櫜甲韔弓之念勃然而起苟廟算有定存不赦之志將士輸忠盡撲討之職凡此上所云數端皆置不問定無不成之功也二寇連兵必有氣力强弱志量大小之別先擊小弱易於奏功且孤强大之與所謂斷匈奴右臂也然而兵强志大者方欲赴人之急以自侈其有餘直來決戰則腹背受敵攻吾他郡則徙舉牽制名曰攻一路實則敵兩路也先擊强大彼弱小者必且習於觀望憚於挑禍幸於無事雖近亦不敢援名曰兩寇所敵一寇也楚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使寡人無以立於天下魏武舍張繡而擊呂布周祖舍京兆鳳翔而取河中皆得先後緩急之法也

武備篇第三十六

古丘甸之法不可行於今矣近法之中有籍民爲兵者有募民爲兵者籍兵之法自宣王料民已非善政後世藁目毀支以避役如之何可復行也卽欲籍之若李德裕二百戸取一人則充伍者少若李抱眞三丁擇一恐用民者太煩陸遜部伍東三郡人强者爲兵羸者補戸此馭盜之法非所以馭平民也凡民願爲兵者多游惰無行無事之時往往犯罪若詐以從軍是爲犯法者逋逃藪也且旣募以後習於戎旅廢其本業此曹不坐食以終身則輟耕壟上以規四海風塵爾夫漢之出征多用募士當時募法不傳今欲定其善法必有事乃募事已卽罷方其應募卽與定約成功之後隨時遣散使應募之始卽刻縱遣之期一日凱還策勳書勞給賜不以失伍爲喪業否則若漢之從軍

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行者不黜其勞先有罪者得以從征自贖後復有罪不得以告身自免庶乎國法軍行兩不相害也昔賢之用民兵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既募之後則有教練焉教以講事度軌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廣仁義賤勇力出則同心入則殊尊卑也教之以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媿恥也故蒐狩有禮勞賜有等止步有度左右有局先代之兵所以親上死長不相離畔以其教之素有此具也後世練則有之教則未也如太原精卒昭義步兵靑澗射士爲之將者頗知第其能否習以行陣此練也非教也然亦卒稱當世之冠定人主之亂而況能用先王之法乎且兵之資扞衛者久必驕其以充行陣者久必弱晉悼公訓勇力之士時使所以防其驕也楚莊

王曰討軍實而申儆之所以起其弱也故射而挽強者不足以當中的槊而洞鎧者不足以當致死桀石而投人跳濠而注坡者不足以當奉法令親長上此練兵之義也古師旅之制善矣雖其文昉於周書大抵三代以上皆然行陣之中無終身為兵者取井里之民從力役之征然必審徵發之數謹更代之期慰藉以送往歌詠以勞歸使役有定制人無苟免之心歸有定期家無久曠之怨又以再朞為度厚集其衆以防秋先後一戍交錯道路得以達其音問公私之事兩無廢焉且車皆公車徒皆公徒卿為將帥兵頒武庫罷師而歸釋甲力農而無轉餉之煩自是而後國祚脩短不同短者既不足采所可采者數代而已漢有踐更之卒無營田之兵材官騎士散處郡國有事則以虎

符調發然漢法出征多用募士及義從弛刑其發騎士郡國亦希矣豈非井田既廢丘甸之法亦與俱廢乎貞觀兵制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講武有事則承檄奔命所謂府兵者也李林甫爲政大壞府兵之法於是始有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始盛鎮臣擁以自强不受節制於天子天子始自置兵以中官將之天下爲之益壞藩鎮之勢益張延及五代而愈酷矣宋兵制有四一曰禁兵居京師以扞王室而遠戍邊郡亦用之二曰廂兵居於諸州時與禁兵參屯其餘不甚持兵專服勞役者也三曰役兵司漕輓管庫工器之用四曰民兵有部曲無營壘散處民間非軍興不擅行總之軍無常帥帥無常鎮

所以革五代之弊也蓋計井甸出車徒周法也郡國各有兵京師虎符發之漢法也置府立衛如陸贄杜牧所云唐法也以天子之兵遣戍縣鎮驕而不可使懦而不足用宋法也故昔人之論謂宋之兵最弱也明代垂三百年武臣未聞跋扈朝廷亦不困於養兵其制亦倣府衛而已矣天下大亂爲兵者多者定之初專土而抗命不可勝誅也投戈納降則必受之既受之矣雖積甲山齊與之符傳而歸鄉里可以旦夕遣盡其願爲兵者居以府衛隸以卒乘授以田疇不數年而爲農夫所以柔其氣而馴習之非不知終無用也取其僅足平天下之亂不至生亂爾非不知武備或以田事弛也取其足以自食不待竭天下以食之爾以爲吾所恃以爲治者別自有在而不在宿兵吾用兵以

禦亂亦有用有不用不恃此然後立國也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蓋車馬旌旗之象震動一方速戢寧之爲幸如其不戢則延及天下雖以全盛之天下未有用兵十年而不別生事端者也未有養兵二三十年而不貧者也唐元宗之時天下之力困於多兵幽州未亂而國計已虛矣此秦越人望見桓侯時也其後德宗亦因養兵而加賦加賦而民怨所以强藩益堅須兵益多天下已潰而養兵之費尚未艾也今使人樂爲兵之利則不可罷兵使兵有坐食之安則不可屯田是二事者必於開國之初行之武王來自克商歸馬放牛高帝卽位五月下罷兵之詔耿弇甫破張步十餘萬衆卽日遣散光武卽位七年天下未盡平也罷能遣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

復還民伍此善罷兵者也唐高祖既平山東即置屯田井州以省餽運明太祖得康茂才以爲營田使俞通源墾田弗勤特遣他將督責之故明初之兵勿敢不田者此善屯田者也蓋天下未平干戈未戢人不自有其生乘此之時免其行陣勞苦又且與田以耕武夫健卒喜於休息雖奪其所安而樂從事苟延百姓未盡服猛將有異志而宿兵以鎮之凡屬戎士皆得衣食縣官此制已定然後人主居深宮之中與三四文儒謀所以罷遣之或一旦納諸農畝冬則持戟禦寇春則服耒力田武夫悍卒非其所欲不爲潰池之弄必有沙中之語矣懼天下之亂而不罷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必有一日焉養之者不繼御之者不戢至於決潰四出而後爲此事之究竟也郡邑初定惟蕭何計戶

口轉漕之法最善若按籍求之則逃亡者衆抑配生焉覆校者紛侵盜蝕焉其弊易生而難防也轉餉之便莫過於舟浮舟江淮河漢者無論矣其險且難者如太原之師漕虖沱石臼武都之師漕下辯興洋之師漕金均蒼梧之師漕零桂冀州之師漕淇水白溝柳河之師漕平虜泉渠安南漕禺廣皆昔人已試者天下之水莫不可漕但灘石之險塡淤之阻得其人則通非其人則廢苟能訪求故迹參以今埶但得不至糜碎視陸運之勞不啻稍減唐置淮潁水運是已然之效也其或宜稻之地行劉大夏收市法卽運亦可省董摶霄陸運至今三百餘年未聞有再行者大抵不可盡信也若夫出征之軍餫於所征之地其事尤難朱子言之矣以一夫運一兵之食僅可支七日卽以三餫

夫食一兵仍當以十五日班師則可一日不返則無食矣趙充國云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此之爲數以人力舉之用以致遠非二十餘人不能勝也今以一馬負二十餘人之任又有衣莊兵器尚可乘之以戰乎若別用他馬又須自負食馬益多而食益少矣且唐蒙略通夜郎朝廷所發千人郡之所發至萬餘人十倍詔書而朝不知知之亦不敢詰非郡縣濫發轉漕負擔其勢必然猶不如是則乏軍興矣轉餉之難若此昔之賢臣所以敬慎顧慮不敢輕言用兵也兵勢好合惡離不可因多備而分戍邊事一彼一此不可因地遠而移鎮分戍太多則集兵不厚易爲攻劫鎮將在此寇發在彼奔命不及未知鎮之所宜據也善禦寇者擇要害而屯之使有隱然之望

則不必移鎮先未至而禦之無使得志而去則不必分戍矣守城之法如敵未至不可驅民保城廢其田作我已疲矣彼未引弓是自敝也尤不可設械防敵適以自阻如梁之堰淮一尺之流費萬人之力命宋之決汴敵人未限援兵之路先絕金之曲隧塞門內兵比出外兵已覺南唐施利刃拒馬囊蒺藜布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也此庸人之拙謀也春秋無召陵方城不能守江漢六朝無豫雍二鎮不能守江左不扼渦口清河不能禦北舟唐無三受降城不能守朔方無籠竿城不能蔽鳴沙蕭關之道無把頭峯舊壘無以壯天德振武形勢無伏義城則莫制大度清溪之阻無禦武城不能控滎經周人不據五門則淮南之津濟不絕宋人無盱眙壽春不能守淮無褒斜劍門不能守蜀

無仙人關和尚原不能守劒不移城釣魚山不能守合州慕容超不據大峴之固先零不杜四望之隘呂布不塞亢父之險延敵入腹坐待攻圍師未破而勢已敗矣

名將篇第三十七

用兵之道先審其義禁暴誅亂所謂義也將在軍中則觀其律號令節制所謂律也審義者定全師之勝觀律者決一將之勝也名將用兵從舉欲疾奔利欲密節會之期雨雪之夜風霧沙礫干支不吉之辰成功之所資也擐甲而趨不聞人馬之聲將萬人之衆如將一人歧徑間道一日若從天降間諜不及知進止之會與將列潛刻士卒不請所向雖赴水火可也對客談笑萬衆遄集擒賊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未知燕飲奏伎中坐而起行酒慰勞終夕懽

暢坐客未闔而大將已斬關克敵矣其合戰也勃然震怒
援枹而鼓之敵情自亂伏甲道旁不驚其前驅而突取中
權則主將失措部曲皆靡矣以精銳之兵載羸弱之旗而
出羸弱所處忽易之以精銳則敵人之謀適以自誤彀弓
矢而徵發之度及其中堅也然後鼓全軍而注射焉則無
亾矢遺鏃之費矣兩陣既交士卒皆坐敵在百步之內然
後突起志氣一新敵人值之若猛獸之出於懷焉有不懾
者乎得其一瞬之懾而彼已敗矣我已勝矣其行軍也荷
鍤羸糧從軍百役之士皆有地以處之安置營壘部統行
陣剋料勝負甄別器能皆有秘策良法以遺後人一日之
積一宿之衛一次之舍垂橐而入汎滌而出不知爲師之
所處也其用間也直致之不若曲致之以我間敵不若因

敵之間又不若使敵自爲間也其用智也必匿其形必默其聲形聲著於境內必生異議異議存乎中所向皆猶豫矣形聲見於境外敵必先我而脩備或覆我於計中或掎我於計外而機械橫生矣無事而脩備者政之所忌也善爲將者民閒居處田作遊覽樹藝之所莫不可寓脩備之意內政而寄軍令亦其一端也邊境遊獵校練旌旗譟譁成卒更休往來紛披聚散使敵人觀之習以爲常不復措意一朝大發以相攻猶以夙昔相待展轉刺探則兩陣既交莫知所禦矣陰陽家所避就有默契於心者不必令人測所自也星辰雲鳥之祥不以令衆懼羸縮無常也假神道以喻衆志人不以爲怪設詭詞以安衆心人不以爲誕愚士卒之耳目而用之不以爲欺激士卒之怒而用之不

以爲紿皆匿形藏聲之道也軍謀定於帷幄雖朝臣不得知與寵臣謀必洩其情記稱桓公謀伐莒堂下執事者知之謀伐衛宮中覩貌者知之皆爲幾事不密夫漏師於敵不可也漏師朝廷之上營陣之間其可乎善爲將者不漏善將將者亦不趣之使漏也閒居無事注坡跳壕測革挽强之法與衆肄之椎牛擊豕優童舞女之玩與衆共之得選士而用不問所從來參佐皆將之所求非有求於將者也有求於將者退則將之所求者進矣兵已勝矣殘寇不足利也不以趨利乘勝入不測之域善守勝者即善盡敵者也常勝而不敗敵斯盡矣所營者主兵之利也地道者禦客之奇也決上游以水之徙泉源而涸之設疑堞假樓以誤之攻圍之上策也致敵以怯待敵以整强取以亂狙

擊以衰持變以正應卒以常威不必言更當持之以敬敬其謀猷敬其軍事敬其將吏敬其卒伍敬其敵國敬勝怠則吉也攻取之大執勝乎三軍之鼓勇三軍之鼓勇勝乎一將之奮呼將苦而士憤者雖危必勝將逸而士媮者雖彊弗勝上下相習人自爲戰不在學古兵法也善爲將者使敵人既分而不得合既前而不得卻既進而不得肆自匿以誘之彼莫能窺自旌以懼之彼莫能逼自卑以驕之彼莫能悟因械於敵因力於敵因間於敵因糧於敵不若因將於敵善用降人則因將於敵矣凡入堅而探虎穴者皆善用降人者也敵入吾境吾亦以他道入敵之境與敵異道而各有所圖必不以一郡受圍匍匐趨之而出其後也卒之我叛者執之無益也因而間之使敵自除之諜之

見獲者殺之無益也因而誤之使敵自疑之因敵之險以爲己固因敵之謀以爲己功無所往而不因即無所往而不勝矣爲將之道勿幸兵柄以自重勿以小忿而開邊勿奏小捷以邀爵賞勿體統尊而防衛疎勿越境而過聽勿嫉偏裨之賢而抑其功勿自入財貨不與士卒同有無也營壘未安身無就舍卒乘未食不忍先嘗勿散車甲於山野以避譴責勿以萬人性命易一官勿竭國力以幸功名詩曰既敬既戒惠此南國言不忘敬戒則師之所過不爲郡縣所苦又曰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言軍行疾速不翺翔於道路且部伍森嚴不擾農事也有以簡易馳名者有以嚴重馳名者方略不同而各有其功將之賢也過城邑山川必登望高陵大澤規畫指度皆成營壘畫地爲圖聚米

可觀說禮樂而敦詩書習傳記而親學士錄往事可師者
於座右積之既久牆壁皆格言也通知四夷之事深觀敵
情預刻制勝之日將之能也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
過卞晉人欲伐衞忌子路不敢過蒲老熊當道臥貉子郍
敢過縵胡突鬢燕頷而鶚睇者將之威也禦雲梯以大器
梯著火則焚禦鐵椎以大筏錐著筏輒去禦犀象虎豹者
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使之股栗返而自蹦禦水寇者
塞其梁涴罥其機權寇如束槍槊禦連艦者其維笮可燒
也重樓可以禦土山長塹可以要地道布幔可以撓衝車
或絙以逆石車遇石可碎雲屋木廬鋒莫銳焉掘火隧當
其前則所轢必陷也以裳裹首而敵以亂奪纛而舞而衆
以奮交縛兩芻蕘其四端使火益縻衣敵之衣而警夜者

莫辨火牛灰馬其出無窮火栰土狗適足相當道里遠近險夷之勢莫不夙知勿以迴遠遷延俄與敵遇將之智也形勢未固雖有君命不可處也所向必敗雖有君命不可往也百姓未信雖有君命不可欺也營壘既合警衛方設雖有君命不可啟也守其便宜固其猷略雖有君命不可易也受命而出不問家事朝拜詔而夕就道曾無辦嚴之日謙退不伐常與同僚相避羣坐論功獨自屏處盡敵而返絕口不言軍中偶違節制再三申令不相啟奏所以求定大事也握兵於外詔至即發雖遭讒間不敢顧望有所論奏不盡從可輒私自喜人主不我疑也所職者軍政不敢與言出位之謀所專者閫外不敢預聞宮府之計同列共事能者居前不復問官爵之崇卑名號之輕重也將之

忠也戰之日爲已設罰爲衆設賞按行槍纍親授矢石衣製杖戈立馬行首出行載道則忘其家城頭張幄則忘其親陣前鞾刃則忘其身非是時也舉必貴謀動資持重不以三軍之命矜陷陣之名至於克城獲都市不改肆將之嚴也戰陣不利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不幸而遇敗衄則明罰思過效變通之道於將來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是以民忘其敗將之勝概也多請園宅田池以自託於人主豪傑歸附致之行在不以自衛兵多糧足分之諸將而無私功已成矣勿求更事位已極矣勿忘始進之日畏法如尉畏義如栗愛賢如植愛士如蓄盡國家之力以殉一戰暫勝而元氣立盡者雖能之而不爲也將之小心也陸賈曰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趙充國之功魏相之公也石雄之功李德裕之斷也狄青之功龐籍之舉也岳飛湖湘之功張浚之任也元戎稟成算于帷幄宰輔道王猷於中外將校致死力於節鬪戰勝歸功能於吏士非有私也各盡其道而已矣若夫段熲東西羌之捷王驥麓川之功皆有中人之助然後動而不括雖銘於鼎鐘君子羞之其或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禍常伏於士大夫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禍常發於小人舉動輕狂者謀慮必淺無禮於人者待敵必疎突入降敵之壘親蹈羣盜之柵非大將法也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膏點茶染木以充賞賜鬻水榷油以取微息折劵交貨以希其位漢武越中兵端發自莊助胡之兵端發自王恢二人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况發其端以取功名將所不屑爲也方略雖多總之以不殺爲仁力戰爲勇居功爲智尊君爲信衛身爲嚴故曰仁智信勇嚴缺一不可此論將之準也若夫青傳所載欲試其術而殺無罪之婦人兵權在握而斬其君之寵臣以令衆入敵之壘得其軍號而鞭笞其將卒營壘數百里皆用降卒先聲下之不以一矢相加凡事之不可行者古猶今也記事者過甚之辭不足深信也

興亾篇第三十八

帝王受命各隨其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要其不可離者道也天時地利人和所以造邦也三者不同同歸於順忠質文所以成俗也三者不同同歸於安其事同效殊本同末殊所以用之者異爾興亾之理初起決成敗之幾旣定審

長短之數習治傷始亂之萌習亂嘉始治之績初起之埶當明逆順既定之規在立宏遠始亂宜戒履霜始治宜圖濟屯具在前志不可不察也君子之學欲天下長治久安措諸不傾之地是以往蹟成敗猶必究其得失思其振援以指示後人要以取法天道則順乎陰陽求盡人事則不離仁義如是而已矣其餘雖有成敗亦不足道也凡混一天下者或以其德或以其功德盛者好生爲心平政爲務脩身爲本知人爲明天下一日未定卽一日不敢自安功高者除天下之亂據天下之勢官天下之賢散天下之利非但無罪之人不以膏原野卽九服大定而省刑薄斂之心無日忘之蓋不欲斃以鋒鏑亦不欲斃以苛政所以能混一也割據一方有一定之謀不暴露兵革不耗折財貨

不損傷甲士但使敵人吾境攻城莫能下掠野無所略得略地雖疾其執不可長驅曾不旬日必退師矣若此者韓白不能入也卽偶入之寇賈不能守也雖未必拓境亦免疆場之蹙所以能偏安也其或有功而輕敵功成不善息民力盡而用之不戢求得欲從屬厭未已是以戰勝而終危形安而執動若此者雖欲混一不可得也兩國相持未嘗忘怨也未嘗忘戰也未嘗忘幾也在此者上下晏安有釁不能乘有備不能脩在彼者君臣上下指畫狙伏以伺其隙齊桓公東向而咳而莒人儆晉厲公夜不安寢而虢人危及其虞成而後動計定而後戰偏師入境全局震壞矣或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而强梁者已獨操其柄或智不過人而欲坐收天下之敝而疾驅者已先移其顛若此者

雖欲偏安不可得也屯難之初仁義之名聞於天下天下引領以望其來掃除以延之入傾聽以從其令歡忭以樂其生如鬪大谷以納泉植樊援以育獸自然而至無所勉强此百年無患者也雖無仁義之名然兵力之强誅賞之果亦足封制人心使之懾伏彊閱震撲鞭箠指麾如狠之于羊也所不如古者更宜養兵以鎮之養兵既久其國必貧患在數十年後而不在目前也亡國之土地披以予人亂世之府庫散以資人人之需食者與求爵者莫不奔走趨役依附恐後苟無仁義忠信以固結焉一旦人情渙散莫可維繫不過數年世局又當變矣此三勢者皆能取天下而貽厥有遠近則國勢有脩短其最上者者定之後道德典型維持世運禮義廉恥甄陶民風待士以禮則久有

其上養民以仁則久有其民務本力農使生意充實氣化日盛至於二三十年教化浹洽人心雍和疆場無犬吠之警閭里無調發之事耆年闕負戴之勞稚齒薄紈綺之好是以長有天下也以小人加於民上以無藝之征取民宮室臺榭棄舊而競新酷法峻刑刀鋸日弊居其間者無論尊卑貴賤皆有自危之心皆無樂生之志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以規域中風塵之警入其境則勞役多而休息少田疇蕪而橋梁壞小人歎而君子思所以有亂天下也黼扆之上自弛魁柄魁柄一失必有所歸或歸宦豎或歸權臣或歸敵國歸宦豎者人心最憤君子遠引敵國問之以啟其疆草澤因之以發其難歸權臣者羣小之推戴發於軍中謀臣之指畫定於暮夜雖有仗節死義之臣呼賈逵而

矢心引列燭以自照固為俱靡而已無救危亡也歸敵國者土地不能厭其欲貨財不能充其求名號不能慰其心貪日殫地日蹙然後直舉其國所以有亡天下也上下三千餘年間削平禍亂定於一統者僅及千餘年他皆強者兼弱盛者陵衰易姓改物數見不鮮甚矣其亂也人情不安足以致亂而亂之所生絕不在人情擬料之中聖賢不言延祚奇術但知安民正理我欲如是先禪天下以如是則祚必延延矣我欲如是强天下以從我延不延未可知也我欲如是必害人而後能如是或害他人之民或害吾民其促速則一也三代以前尚矣創業之君得性情之正明理欲之分與天合德故能克當天心乃眷西顧此惟與宅上帝臨汝勿二爾心此天之從人也天下莫苦昏昧賴人

主之知以明故樂得知者而往就之又爲之竭思慮盡謀猶以益其知也莫苦殘賊賴人主之仁以保故樂得仁者而事之又爲之扞患難除姦宄欲長久所事也天下莫危無以相治賴人主詔令條教悚動覺悟故樂聞仁智之令教而服行之耕作織絍非王澤不成比閭族黨非王教不親居處食飲非王仁不安積聚稸藏非王之法令不能守百年期頤人皆有之非王之化日不能畢父子兄弟相依非王者宇下不能固此人之合天也是以天下之人各慎其身人君之業益固各愛其上奸臣之志不行自三代至春秋雖流爲十二其法猶存也六國之君有仁心而不克自用有可以行仁之資而不知所用終歲務勝不休而卒爲人所勝其故何也闢地廣土詘强國而長諸侯惟以大

其聲色財利之區在人者未可卽得糜爛在己者以爭之又或退處匿形狙勝敗而收卞莊之獲其進其退皆爲利非爲義也遷延歲月局勢且變其資以爲强者有一旦非我資者矣又有他人之勢偶成則在我之勢日絀者矣秦之興也據形勢席威烈役使仇讐而制其命横絶天下午道而拊其肩臂踞其要脊又値六國失計爲羸弱姬是以强者愈强而至於有天下及其亾也任法太過斬艾日聞人情旣不安矣又廢三代定主之制歲更易其長月改署其令故民心易於思亂易於爲亂有自草澤崛起者此三代以前未有之事也李斯爲始皇畫策務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戰士之難格者以賂劘之謀士之難間者以劒刺之皆忍之之計也以忍成功亦必有忍之者焉秦基未毁而

李斯誅矣太史公論秦受命歸諸天助非美其得天也謂夫仁義禮樂皆棄不用而能與湯武同功故歸諸天以明其非人道也爲有人道弗得而可爲君子觀其二世而亡是天終不可誣而帝王相傳之道法爲不易也自秦以後帝王之興雖有懿軌終不及堯舜禹湯之盛是故中葉以降政教陵替天之所亡不必盡如桀紂也方其興也才權數計實有過人者天下大亂之時五常盡廢嗜欲流行草澤市廛有擊劍扛鼎之力不過攻剽爲姦其有慷慨震發奮起一方者亦皆好亂樂禍雖在兵戈擾攘之中而子女玉帛盈乎左右迨其事敗則拱手而讓人與倔强而不服皆使人爲刀俎已爲魚肉耳有王者起知天道利後起則盤桓居貞必不妄發知人事利有德則施仁仗義以救人

於水火知濟代在得人則拔謀臣於行間捐土地以資戰將三顧草廬一見捫蝨若濟川之有檝也必不與人逐鹿相競於一彼一此而無成算於胷中也以土地甲兵之力行仁義之事實則以仁義之行濟土地甲兵之强也有城而不取其意則盡取天下城而後快也有亂而欲定其意則在定天下之亂而臣僕其人也以為與人相競如兩騎並馳未有以相先也於是反其所為彼急則此寬彼暴則此仁彼譎則此誠彼不能及則吾踞其勝矣猶未已也以為控御失宜則事我之人還為敵國其事未可知也德之不脩雖天下大定而蕭牆之內仍有隱憂其事未可知也是以雄略內斷英武外揚左顧右盼汛掃宇內而大亂已除矣天下已安矣與聖王同功矣其在中葉也大將統兵

所以固圉唐之河北累葉不庭統兵之將援之土也參任
宰輔所以防姦宋之奸慝接踵不已參任之法滋其蔓也
綜核以肅紀綱一人竊權紀綱皆其私勢臺諫以擊奸慝
一奸當道臺諫皆其私人積漸既久陵夷之理已具倘非
命世雄姿再造區夏其他中才以下雖有片長小善同歸
禍敗不必幽厲之釁而有翫獻之災矣何也其基命者淺
也又其甚者始以簡質爲治者簡質積而朴茂生朴茂積
而勁悍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上始以文飾爲治者文
飾久而枝葉生枝葉久而奸巧生末流之弊至於不安在
下如有不軌之奸生於其時知下情不安而輕移其上矣
六朝五代是也除去宗族翦伐知勇爲子孫措諸不傾然
而宗族既盡知勇既盡本根之庇薄矣是以微有失德其

臣卽具禍心二三文墨之士不必有宋萬之力羽父之威壇坫之上挈神器與人不惟不以爲恥亦復不以爲懼義子健兒奮拔擊之力敵扈之威叫噪部伍竊取委裘安坐而享之亦復無患蓋習見所以得之者不義故知其所以失之者不爽也此朱子所云三綱不立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也文中子曰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勿爲禍先又曰天地有奉生民有主卽吾君也聖人錄多方之書以明倡亂者不惟犯人主之禁且賊古今通義逆天地元命蓋殷之餘民聖人原未嘗以義士許之借先王餘澤之名倡亂於下竊發於大定之日其爲惡逆夫復何疑所以不卽誅夷諄諄教告者聖人之仁也仁不可妄施誅不可數貸聖人著之於經爲

後世戒所以止亂也夫鍾會亂蜀蜀人不能有爲遂人殲齊齊侯無害於伯大埶既有所歸雖使遺黎蠢動部曲亂法猶不害其定國也蓋好亂者人心之私有定者天下之公也且大埶既定而復倡亂天心亦惡之矣竇融曰自起兵以來城郭皆爲丘墟生人轉於溝壑存者非鋒刃之餘卽流亡之孤若復再寘於亂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庸人猶且不忍況仁者乎若其樂禍而惡定神器有歸而竊發以此保身亢宗吾未之聞也

繹志卷十終

繹志卷十一

竟陵石莊胡承諾譔　太倉後學

凡事篇第二十九

凡天下事知其所以然而後盡其所當然不能盡其當然者由不知其所以然也爲子必孝爲臣必忠爲官必愛人爲士必愛行所所當然也父子之道君臣之義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具於有生之初是其所以然也如見其當然而已情欲偶熾所見皆當然也揆於所以然則矍然自失詘然自止知其當然又思其所以然則有必爲之善有必不爲之惡矣當然者事物之理所以然者天地之心盡一代之事可以觀物理合數代之事可以見天心天心者爲善之基也天下之事有可必有不可必凡責己以脩平

物以恕此可必者也功而見賞德而見報言而見從行而見是此不可必者也可必者不惟有成亦能補敗不可必者不獨無妄之災亦有無妄之禍若聖賢之論必以由乎義理可必由乎智巧不可必故凡以人爲政者從俗可也自爲政者非道莫從從道之事銳敏迅疾則有功從俗之事安徐重固則無侮賢者不察得失於事後而察其必可者也可必者守而無失不可必者輟而弗爲也人盡可爲善人不盡爲善也爲雖不盡不害其可可則無不能矣假令不可無望其能若其未能何以知其可不可也可者其才也能者其力也爲之而後能加不爲未必能也不爲故不能如其爲無不能也能之與可不同不能與不可亦不同凡君子者操可爲之才赴以爲之之力者也凡小人者

可爲之才不殊也何不力於正而力於邪則有殊耳是以
初不甚遠久乃迥絶也凡身世之事有安於命者有式於
義者安於命者知求之弗得避之弗可避也式於義者可
得弗處可避弗逃也二者之辨當問諸心孔子何嘗不仕
爲行道耳田駢何嘗不隱爲求名耳問心之外又當權其
輕重義理重而進退輕則從重舍輕伊尹是也義理不精
是非頗嚴義自有重所重非義也陳仲申徒狄是也事以
義輕不可爲也不以所害之重就所舉之輕也事以義重
不可避也不以身名之輕害義理之重也凡少不可陵長
賤不可抗貴邪不可害正似不可亂眞物之序也天性之
親降於義合之疏最美之名絀於可見之實出乎此者宜
乎彼應乎彼者慊乎此物之節也序之與節非無故而然

也度之以義平之以心心之所安而有害於義是意氣與情欲相翼而成君子不以爲序也義之所軆而有違於心是時埶與道義相迫而起君子不以爲節也度乎義而無歉即乎心而無憾則人已兩盡矣古人爲善不過守禮禮者人道之所共也無此低彼昂甲是乙非是以州里遐荒皆無二心以我之同從人之獨是失已也以人之同從我之獨是失人也禮無失已亦無失人非求無失自不失也又必當其物必當其所物也者名與數也所也者地與時也嘉禮野合非其所也丈夫行婦道非其物也彼聖賢者天道所在以人事從之而不委於天人事所嚮以天心決之而不徇於人取裁于禮而已矣不裁於禮如置器不安而多所維持終不可久也人之舉動合禮與否由其七情

有正不正十倫有備不備也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好善而惡惡好廉而寡欲無不合於禮矣七情乖剌十倫辟違善不知好惡不知惡義當前不爲而利是趨雖欲行禮終不肖也不獨此也凡好言人過好摘人短利人之有災者非其性偏惡亦由七情十義生而有缺陷故居上則陵其下居下則傲其上傲其上也則曰守正不阿刻其下也則曰責人以義皆居心不平爲之也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常持此心豈有失禮之愆哉凡天下之事必有定體必有變態君子思其始思其終者舉其體也思其復者極其變也事機未接心與理會心與理會者以義理養其心也事幾既及理因慮審理因慮審者由不定以趨定由不同以歸同也風氣所至不能不開而聖人因之若風氣未至

雖聖人不能開也物無常動必有所止或擬之而後動盡
人力求濟而後合其所當止値其所止雖聖人不能復動
也禮之與權相須爲用執處極重則禮不能定而權足定
之仁之與義相須成體去義最遠則教不能正而法足正
之權所必用雖智士不能易也法所必用雖仁人不能貸
也以地圖察山川不盡險阨之形以伯樂之書駕馭不盡
銜策之能不以治病爲藥而以處方爲藥雖鵲緩無可紀
之功也是以終始常變之際不可不致其思也聖賢學問
有同有異天與火之性同火與澤之性異以同爲正者類
聚各從其彙羣分不易其方不同所以大同也以異爲正
者同其所當同異其所當異同乎事人而異於自治同乎
守正而異於放利同乎趨事而異於居功同乎爲學而異

於求名同者所以明道也異者所以辨惑也中和者發生之氣舍中和而近偏勝生理不暢是謂枯楊之華中天者日之權令去中天而行西陸權令既謝是謂日昃之離故天下事皆不可離中道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庚庚者更也故凡事之過當卽僞也行之驚愚卽慝也近乎拂性違情卽戾也古者葛溝而楊王孫裸葬古不修墓而趙宣不閉埏隧安得謂非怪乎靑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淸明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庸得謂非正乎賦予於天者雖氣有昏濁而淸明自如受程於道者雖命有吉凶而安止則一事雖動而應事之心原靜也跡雖繁而投跡之足無多也躁動輕移必至前後左右皆無所依以一心營一事以二心營一事其終必爲私所據而作止皆謬隨六二曰係小子

失丈夫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凡狃小利趨近功行小知而大經大法棄之如遺所云係小子失丈夫也凡慕高而舍下尊位重名趨走恐後執鞭欣羨隱約篤實之士日交臂而失之所云係丈夫失小子也蓋隨則公普係則偏私不出於隨而皆於係小子丈夫皆不可也知此可與審同異矣卑者之患不可以及尊春秋兩觀之災不以及雉門也不以尊者親患至美好之事差可親之春秋雉門之作可以及兩觀也歸美於尊親目惡以卑外不爲私也受責於尊者不可以無罪解說於人爲尊者受責亦不可以無罪自解說也此君子處尊卑之道也人皆好善而惡惡也是以喜譽而惡毀今喜譽而不遠惡是不勉其所譽而蹈其所毀也惡毀而不遷善是不自慊所好欲人反所惡也

是以毀譽之虛聲掩好惡之良能也誇言之來尤人者必遂非罪已者必改過譽言之作吾不以實貿虛必不至以虛亂實甚至末俗必不見諒不如直以自誣而天下後世皆知其揭日月而行也此君子處毀譽之道也凡是非之論皆取有益於我非以較量他人較量太寬或失則濫較量太刻或失則狹皆有害於我何損於人君子非以我方人也取於人以益我也萬物所仰望者聖人從而敬之萬物所不服者聖人因而責之通賢者之心使不至壅塞折不肖於萌使不得恣肆若惡事既成而後戒之責之於義雖得於心已傷君子不忍也將祈於見是而天下不以爲是將祈於見非而天下不以爲非雖有私愛私憎不得不屈而從公若不爲公正所屈即亂人也此君子定是非之

道也凡息爭寡怨之方自責而已矣自責者天心也與人爲怨不必得志於所怨之人也矜而容之天下稱寬平焉見慢於人必思所以致之以我慢人於人絕無損於我絕無益也凡以事傷人與以言傷人其致怨一也言詣於人與事詣於人其遠怨一也君子不乘人之衰而快其宿憤非惡名之不令也惡其與性違也此君子平怨惡之道也凡受德於人論其心可也不必竟其事施德於人如未竟其事亦不可自誣其心衛風美木瓜言無德不報也無德不報則民有所勸爲受恩者言也若有德於人則宜忘之傳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爲施惠者言也晉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君臣相訟放乎殺母弟尸大臣衛之大小臣工駢首而死者數人君子端本持議

則罪不在衛侯而在文公也喜怒不類怨咎滋章禍蔓於人快意在己順事恕施之道不如是也此君子處施報之道也世有惡人如毒蟲之螫草木無惡草以肆其螫則必及嘉卉故天心不忍必使惡人亟受其罰羿善射逢蒙從而殺之崔杼弑君慶封夷其家蔡侯般殺父楚靈王誅其父子元載固奸臣而誅輔國朝恩則非載不可逢蒙慶封楚靈王元載非秉義以除惡者也如毒蟲之相噬也所噬者盡則噬之者亦盡矣君子擇人以正責己以正所以止亂也居身不正不能治人非止亂之道也必也改過以正其身身正而不正者皆受治焉然機會不相值是天心猶未定也有伐人之德又有可見之天心則機會不爽必成無疑此君子決事幾之道也幼主母后之時中官之焰決

不易撲也迦維羅龍之好通乎上下攻異端者必不能遂也苞苴筐篚達於朝野儆衾瓦器必不能容也禽獸食人食土木衣人帛則儒飽朔饑不能免也不幸值此安時處順而已矣强與之爭非身世福此君子處衰亂之道也不以人之義命從我之嗜欲惡其無以明道也不以我之義命從人之嗜欲惡其無以拯世也衆情所快之事而幾非在我操縱由人人之望我雖切我之自處有分踰我之分悅彼之心必不可也德所不及不享其贅無澤可以及人不敢受其愛戴也不以我之矜氣除天下害氣恐相助益甚也不以我之意氣當天下銳氣恐不能克反爲大憂也事近乎亂者去之而後爲治迹隣於汙者矯之而後爲脩若循其故跡而稍損益焉益甚其亂與汙而已矣不近宵

人然而不必惡也常有不可犯之色則其人自遠不仁之
人有時不可甚惡恐其激而爲亂則所傷大也有逆命而
忠於君順父而陷於惡者有愛其人適以害之惡其人而
爲箴砭者故曰不在順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
也若逆探他人之意以爲未必誠然因思所以逢迎究竟
所逢者非其意徒自處於無禮自處於不智君子不爲也
不奪人所利亦不能禁人之利人也不能保其終則不必
有其始既有其始則不可不徇其終無侭力不能庇還爲
人害也忠於謀人適以自爲當取其忠不必計其自爲志
在道義適以幸免危殆取其慕義不必計其幸與不幸也
以重厚待人以久遠望人至於歲晏而復定其去取則吾
之私意偏見以事久論定莫不返於公正矣人謀既臧可

以保天命攝生誠密可以延壽考蘧子馮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是以必不爲令尹何夔常蓄毒藥誓死不辱是以終不與杖君子之遠恥辱不必問諸人亦不必聽諸天自處於必不可受則受焉者寡矣勇於服義者有可乘之埶而弗乘明於悔過者有可遂之名而弗遂居不必擇地取諸足以勵不勤者藏不必取固取諸足以媿不義者埶不必取重取諸足以戒不恪者度可事之君而後委贄焉度可從之求而後告匱焉度可受之賜而後拜嘉焉度可任之事而後任職焉雖顛沛窮約不利賴於凶事不求助於凶人故內不失已外不失人不居定傾之功而欲全無傾之埶故事前不見所益事後始服咸宜不惡卑而蹠實惟畏高而蹈虛如涉川然淺湥各有其宜不患湥而蹠於下患

夫漂浮於上而顚趾也此君子所取法也爲仁義而自爲者無自爲之心不復爲仁義矣義始而利終者無終事之利必不爲義動矣有求而致恭於人不得爲行禮也取非所有以與人不得謂好施也亾人之國而加恩於俘馘不得謂行仁也揚人之美而有依末光之心不得謂好善也人心不同即孤立也舉事不盡其慮即欺也貶道以媚人即辱也職事不恪即罪也以威力制人使不得盡其倫常之道即不祥也智所不及聽命於神道所不篤問途於術即居身之恥也與賢者異議非有私也賢者得罪而持此求進不肖莫甚焉免一時之咎無大惡也一時既免而終身委曲以覆其迹辭過誤之名得爲惡之實愚莫甚焉不矜細行非小惡也以爲小惡而嘗試焉即大惡矣倫常輕

而嗜欲重大惡之的也以爲常情而習安焉必有大不祥以隨其後非弟被以惡名而已也知其不義而爲之不謂過誤也頻頻蹈非積而不改窮理之功安在亦不得謂過誤也天資一定終身不移不得謂學問也平居論議所言皆道從容應務所由皆禮倉卒之頃忽焉喪其學力本來氣質纖毫未改亦不得謂學問也南面之君事得自專爲人所使爲不義不得謂非自爲也人所難明者心心所當避者迹心雖不至迹已及之不得以迹爲解更云非我心也人之處下有必不被之澤必有甚不仁之懷情安忍而志陰慘懼其不可堪也不勝已私而欲任法裁物遂致倫常不終事使不順左右前後皆吾敵懼其不可久也已無德義謂天下必不我親在已亦不能親人已好疑詐謂天

下必不我信在已亦不能信人凡有疑於人者皆其不足
於己雖州里不可行也居官無罪好進其罪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人服其勞我受其成事之必不能遂者也趨利則
居人前服勞則居人後人之必不相容者也受責於人曾
無戒懼之心知其禍未已也患難在躬而所言所行不近
於道知其難未艾也嗜欲之事莫或阻撓更為門庭之憂
牀笫之間迷謬尤劇恐致庚宗之禍事之小者矜仁而市
義事之大者斂怨而滅德功已成矣元氣盡斵皆身世之
憂也此君子所日戒也春秋之義尊者諱敵不諱敗親者
諱敗不諱敵言尊者雖失勢不二一其尊也因其失勢而稱
敵以抗之是有替上之心故不可不諱敵至於敗者事之
偶失者也雖曰至尊猶恐甘屈違命苟奄允惷亦當自懲

其過於尊無替猶可不諱也親者肌膚之痛莫不相及戰之既敗必有毀折痛其重傷不忍言也苟可匿諱猶若無事是以諱敗然自我言之則曰至親其在人道相嚮則有匹耦苟匹耦之義不可盡廢則逞志之念亦當知止是以不宜諱敵也惡惡疾始善善樂終之義亦然義在懲惡故有惡也於其初而疾之勿使怙過後復有善則去其迹以見惡事之不可蹈也義在勸善一有善則終身記之雖昔之惡亦爲之諱也此皆凡事之衡量也

立教篇第四十

人雖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師友之益無不同者故君子莫患於自足莫病於自棄莫痛於不聞道莫苦於無良師友揚子曰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天下待教於一人非獨受教者之事主教者之事也惟正道可以教人稍涉偏私即有損於人也教不枉而後有益稍自貶損以徇於人之不能即有損於人也扣之者誠而後應之扣之不誠非求益者也淺則不入深則相距亦有損於人也非聞道之士不可以教天下性者道之根株胚胎也師所以成性也道者天地之符璽旄節也師所以明道也禮者道之經緯蹊徑也師所以正禮也聖人之書禮之城郭都居也師所以述聖也人有性不自知如至寶藏深淵而不見師則識其精氣者也有道不能由如去國既久而閉其塗師則授之符傳者也有禮不能行如遊五都之市不識百貨良楛師其爲之質劑者也聖人之書如九成之臺嶕嶢乎千仞之上先登者

相望而獨不得其階師則陛而級之扶而掖之者也故君子之教不陵節者也其有言也無不盡其無言也無不與不枉材器不失機候不費詞說不易規矩此君子教人之大端也蓋不循節次則妄意高遠有不切於身之病有言不盡有行不與何以知事物之理充滿天地流行聖人之身也枉其材器何以檃括從繩失其機候何以贊微出滯不能究於詞說使習於口耳適足窒其聰明不能守其規矩何以堅信從於孤立之中絕外誘於橫流之日一堂之教受益有淺深一人之身領略有蚤晚聖賢不但如一雨潤木一風吹萬而已更有斟酌化導於其間如教赤子以步趨尺寸之地不可強致如安寢而至於夢寐一息之調不可有意求也寬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來之悅以動之

使學者容貌詞氣動靜俯仰皆其踴躍親善之意而後與師無間也人性皆善故樂與同其好善性本無惡尤諄諄引之以去惡是君子教人之指也何居乎可以爲師可與受學也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雜行修而不怠氣清而容肅年者而踰等三綱五常之所出河圖洛書之所在若然者雖在千里以外猶擔簦而往從況其邇者乎受學之士性情端愨思慮專一踐履篤實才調敏給應對詳審容貌溫恭好學而不倦造次必由禮有埶位而不挾若此者師所亟求也雖在千里之外若比肩而進況其邇者乎其或記醜而謬行孤而堅齒尊而德薄義理辟而不衷誦說陵而不貫枉道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秖欲博其徒從豐其技附峻其壇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

相掩抑也若此者雖北面事之去之惟恐不速况其遠者乎其受學者或性情傾邪志氣昏惰踐履浮薄思慮馳騖爭氣見於面誚鬪填其胸有所挾而來有所誘而去徒欲遂其依傍竊其品題隨其聲咳拾其餘棄儼然號於人曰此遊某先生之門者也貪其學以取高位既得患失遂操入室之弋依阿人主而流害於天下若然者鳴鼓而攻之倚門牆而麾之況其遠者乎道者人所同得也善者人所固有也同得所不可絕諸函丈之外固有則不俟索諸糟粕爝燼之中所以古人爲學先以自益後以益人立教雖益人也所以自益也示人以塗徑已亦弗敢踰越也鼓人以志氣已亦弗敢怠皇也開人以覺悟已亦不得不思索也施於人者卽可責已行諸已者卽可教人一切取於吾

實以大道爲公而非私其所獨優焉使在人者知見淺深皆得自盡吾因以自識所未足使在我者輕重詳略緩急皆迎乎其人之機候揣摩攻治皆中乎其人之病痛故曰不獨益人亦且益已也若以己見裁物强人相從一言一行皆以長其驕心軼氣無益於人無益於己古人不爲也古之學者必嚴其師敬其道也守其道也用其道也敬其道所以治身守其道所以治事用其道所以治天下惡習可化不必拒也惡質可易不必棄也有驕氣者教之以禮有失禮之愆者教之以覺悟拒絕所以爲誘掖也攻擊所以爲指示也憫其陷溺嘉其懍悔閔之者仁也嘉而與之則義也又恐精爽在人久曠則枯銳氣在人不鼓則竭於是立其限程課其懋勉警其弛易稽其屑越怠惰之戒與

倍師等又恐聽之既易其氣易驕人之太驟其退必速故有取於抑鐘之義以一舂爲一容舂者擊也容者稍停以待其聲之盡而後更抑也曾子曰學者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觀其容儀可以知其本也兩漢以來一切超世絕俗之士或鵠立不羣或龍性難馴徒以不遇孔子祗得成其偏至以經術名家者挾閹媢之術取人主高位獲希世寵榮而其徒亦無慕焉乃知王政之世無窮人教化之側無顓蒙聖人之門無曲士非惟教化之行乃後生之慶也學者知所嚮往則能擇師於蕪漫之中學力有得然後知前人所已至與後人所由以至也傳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馬融可謂尊矣程頤可謂嚴矣王通胡瑗可謂樂易矣東京桓氏父子兄弟代作帝師

史謂桓榮之學本乎爲己是以若是其顯也

取友篇第四十一

詩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綏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是故獨天不生天地交而物生獨賢不成人道交而德成施薪均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赴物各從其類又各從其利也君子之友仁義相輔勳業相助道行則相慶勢微則相恤急難則相扶彙征王朝偕隱隴畝不以夷險易貞不以初終渝節不以貴賤殊心不以死生易志諸父諸舅皆可爲友不論行輩也故總其大端其指有五取善以相益也進德以相輔也存誠以相資也誨過以相戒也聞見以相廣也君子或責人以善或取善於人皆以爲己而友必受其益責善

而不爲己行汙而督人以脩是好訐毀也取善而非爲己
面諛而躬不逮是相與爲名譽也爲己求脩而責人以善
其人亦淡思其意以求當吾所好是責善之益友必受之
矣爲己求脩而取善於人其人亦樂吾虛己而爲善益勸
是取善之益友亦受之矣故曰取善以相益也君子求友
所以爲道德之助也不能使道益明德益進則彼此俱有
媿其名故忠告者一時之益明道進德者終身之益不大
變其氣質但一節一目受其琢磨猶無益也詩曰出自幽
谷遷於喬木言其可上而不可下也所以爲相輔也不以
不誠自處不以不誠待人其直諒也可以濟父兄子弟所
難言其專一也可以藥好動善遷所默損逆耳之言久必
淡思其意篤實之貌甚可薰陶其心所以爲相資也闒人

非議則致其誠敬以請所失之故而改之告以有過則愉色相承折節相謝銳志相從惟恐不盡言不盡意也有爭氣者不可與辨理有溢志者不可與共學有市心者不可與同事非憎之也爲其無可相益也故曰誨過以相戒也斯道顯晦係乎人物盛衰人士衆多講習浹至然後知道義之無窮人士寡少固陋鮮識獨居無輔繩檢弛而怠慢生心志塞而邪僻進矣古者王事之節稱詩書焉越國之歡詢典故焉和平之音卒君眡焉合一代人士以觀古今物理物理不隔故人士益親雖曰同時之人而有奉爲典章者有奉爲師保者所以廣其聞見也天下俗薄朋友之道先喪以今觀之信有然矣夫君子之友擇善而取之知其失德而遠之職所當進之言委婉以道之久不相見徵

抑其學力而思所以進之是以出處語默不同而其心則同也其氣則同也今之爲友者久不相見恨攜手之無期既相值矣寒溫之外益以佞諛嘲謔連茵接跡把臂差肩莫非此指未聞攻其短鞭其後也未聞咨其義決其疑也如未相值而已矣又或浮慕於此而厭棄於彼故有進由執合退由衰異者有恩爲情使義緣利輕者有刺過意賜書詞不半紙者有悼川瀆並決游豬蹂稼者又其甚者始則相扶急難已而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由此更成隙末五交三釁寧非箴砭乃到溉方抵几而怒人不亦傎乎然交道之不終也以過失相規而得疏辱者少議論相違文字相正鮮不以謗怒終其故何也朋友道喪人自爲方不能相通人自爲志不復相成其視友之不善若秦越之不相

及也彼於我何有我亦於彼何有隱其失而伺其敗是以不見可怒也惟其議論文字有過也微物情未淡者不察而誤抵其巇朴直自矢者不安而顯爭其非飾誠請對降心相後者百無一焉其餘噂沓背憎往往見告矣惟君子而後可方人惟善人而後能受責世路險巇難平未必自我頓平人情欣厭難克未必以我故自克故朋友有過微諷而已不宜憤激或遠言之或微言之在彼聞之不怒已事而思知吾心之懇至則猶可改也若夫此既峻責彼亦遂非兩心固相離矣而嘵嘵不已寧非損怨益仇乎至於情日以疏迹日以睽我之有善不能及於彼彼之不善無可挽於我惟以恆情馨接不至遐棄不加惡聲此但以行路相待不在倫常中矣孔子於原壤蓋友道之變聖人之

權也禮者天下大防也租括之日登木以歌又爲鄙褻之詞則防壞矣防之將壞則當治之治之不能姑且諱之以爲防猶在也愈於大亾且窮僻一老不爲名教所關故可爲之諱非惜其人不以人道待之也君子所欲正者有職位者也有名譽者也思以其說易天下者也人主待以授官後進慕以成俗敗節踰檢以疑衆志不得而不斥責之矣所當諱者隱之以存萬世之防不爲一人所當責者斥之以儆幾微之惡不爲一事孔子登木則若不聞曾子數子夏之罪向戍尤獻子之室古人處友如此也一介之士而與公卿友不可近其勢利勢利者凶德之聚也乃有失勢相依亦復不免以其未忘乎勢也勢如赭堊近斯涴矣鮮能潔出矣同一相好而貧賤之好也易於見短富貴之

好也易於見長同一相惡而貧賤之惡易于決絕富貴之惡尤多含茹此其故何也勢之所在低徊而苟且勢之所去徑率而直遂彼人在官之日情貌疎遜吾不以詬責而內自省警彼人去官之後情貌如故吾往往不慊于心而多所不堪以此觀之何異乎幻師之呈伎乎此雖反覆之變態猶是冷煖之常情更有險詖之徒旣相怨矣猶復親密不已鶡斯羣聚總是未忘齮齕移牀相近惟欲便於傾擠此則末路之極不可不防者也故君子獨處之日多旅遊之日少羣情靡然之際必有獨立者焉羣情潰遨之中必有獨閒者焉羣情迫隘之處必有獨紓者焉交有二道有上下之交有儕侶之交凡屬儕侶者以求益遠損爲重凡屬上下者以忘埶樂道爲重總之皆輔仁也易曰麗澤

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言講習之益互相資養若兩澤相承灌注流通也言足聽而行足從近所畏而遠所易則有砥礪之益日進於高明而不自知也以責致之不以賢致之其密也流于相狎其疏也至于相怨則有漸染之汙日滋其塵冥而不自知也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大德者何闡堯舜禹湯之道見忠信敬讓之行也小怨者何禮節之疏言辭之謬也今人論道不求相資敦行不求相助所責者禮節之疏所詰者言詞之謬雖欲免谷風之誚其可得乎且初既强合後亦苟絕一諾一責是强合也不以失義相棄而以失利相棄是苟絕也此朱穆所以憤歎劉峻所以切責也君子為學必尚友古人而後有益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此昔人之尚友也同時之人鄉閭

不相近也會聚不可常也談說有所難盡規誨有所莫致故竭忠者少受益亦稀至於古人求諸書卷則旦夕可親也觀其議論行事則道義之天府也能自得師而非外慕也誦言在彼感觸在此無所致其怨怒無所私其取舍是非之衷折於衆論成敗之迹著于往籍入其室者無浮游之情升其堂者皆風雨之好願爲執鞭實由衷惠之風芬若椒蘭更兼薑桂之益皆曹耦所難尚友所易也是故交遊雖多大抵損益居半若尚友古人則有益而無損也

人道篇第四十二

聖人於人如天地生物各從其種類性情而不私焉處己爲人其心一致推之天下無不得其所者是謂道也不稱臣之美而薄其君不稱子之美而薄其父父爲子隱惡臣

爲君受過以此處君父之間無不宜矣交以脩好敬以全交好于我者望之不深盡心于我不必竭其所致爲人所依必全終始不中道而棄之其有怨尤不及後嗣不紊班爵不虐幼賤要盟不致逃義曰逃以此儔伍相聚無不宜矣小之事大從舊典而不失大之事小敬逆來者而恤其災患會而相期地主有致餼之禮聘而相過主人有野餽之儀其有讓責尊大國而罪已不爲屈也以此愼四隣之交蔑不宜矣昔貴今賤者以疇昔之禮待之雖升沉有異弗損於往日尊已之尊亦通諸他人而尊其尊其親我也褒之其威我也抑之非其故舊則隆殺以遠以此處物我之際蔑不宜矣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公庭之士飲射讀法 之事可以賓禮自居否則必

從臣民之後以此合州閭之聚歷有司之庭無不宜矣夫
禮也者順也禮也者稱也順則人情不失稱則物理無愆
故君子於權貴相接以禮而已禮之所在往來酬酢必稱
其施問遺贈好必正其名語默應對必恭以巽必誠以平
磬折委蛇所以協人之情容貌采章所以自成其光在人
者協其情在已者成其光遠而不疏近而不狎不拒而絕
不撓而折則彼此皆有禮矣世俗之士謂權貴之前不可
抗迹陵也不可等夷施也寧紬勿侈寧俛勿仰常恐一失
其意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人害於是厭尊毀列以免人
世之害嗚呼自處積輕之勢猥以積重予人又焉知禍福
之所底乎夫上下之交自古有之不自我始也禮之所在
相與世守亦不自我始也無所欣羨於其人而後可抗迹

於其人若尙有所欣羨迹未可抗也所操以自律者過乎世俗之所共尊而後能忘世俗之所尊若未有以相過雖矯情相忘未能忘者自在也禮者公共之器人已所取則也越於禮以責人必有難厭之欲以隨其後至於難厭即不得以無禮責人矣越于禮以奉人必有難供之物以爲之終至於難供即不得以有禮事人矣人已之間不惟居心宜平抑且道本不遠故施於人者即可律身行於已者即可訓俗責已過涙待人以恕視已與人猶有間也處已以謙成人以倨是謂人之多僞不可誠行也以已不審禮不式義而謂人皆然是以已之不潔涚人潔也君子貴道之平不貴責已淚也貴道之誠不貴謙已而倨人汙已而涚人也蓋以富貴驕人者天質最卑者也所以待之固甚

易也彼倚勢相嚇此𥁞然其若忿也彼盛氣相陵此悠然其不怪也彼猶稍有人心焉雖不樂其相校也必恥其相忿也蓋校者有物以相觸忿者若無人在側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不得然後不見其可攖者而校之苟忿之而不恥又何必校之以相當乎凡禮所不至而驕人者適自表其無禮不足以病人必有一日焉爲禮而屈始知向者之驕爲甚矣也有道之士心無好惡故所存之心莫非大中情無淫溢故所發之情莫非太和中和盈于中而發於外常欲勸人爲善望人改過其勸善也止于足以勸之而已其改過也止于能改而已非求逞于其人也是以在醜不爭於人有益不惟無怨於天下且能使天下多賢蓋聖賢者心之分量也道之體幹也不以聖賢誨人未嘗盡我之

心故不足入人心不以聖賢期人人類相與之道未盡即在我自期之道未盡也與人交相治必先盡己之誠而後可盡人之能以人受治于我不啻愛惜其所善尤必愛惜其所未善或即其自責而責之或即其可責而責之或即其自異而異之或即其自恕而恕之或即其自更而更之有累而後進者有一舉不待再者累而後進欲守道之篤也一舉不待再欲從善之勇也以禮義裁成天下不以禮義鐫削天下如赤子學步長者必爲之提攜孫子與路人無以異也氣質之偏習俗之汙能誘掖者誘掖之能含容者含容之交道將絕不必惡聲相加怨仇相對不必操刃相向君子恥人道未安不恥我志未遂也悅其人而相親其終必至於爭鬪於禮而常接其終必至於怨惟藝可以

納侮惟禮可以防褻惟疎可以遠累惟敬可以交疎故君子相接以禮其相悅也亦謂其能行禮也亂人不可近也貪人不可近也佞人不可近也受亂人者必將有亂受貪人者必將我貪受佞人者必責我以佞過此以往無不可親愛之人矣若夫怨仇之事君子宜明其義焉夫天地萬物無不歸於盡者言念及此人世仇怨反覆莫不如東風之解凍矣故凡無益之忿貴在能忍有爲之忿貴在能忍無益而忍之非求寬大之名也有爲而忍之非昧載天之恥也無益而不能忍有爲而不能忍快意當前不思卞急之非與人共事獨賈傷心之怨熠弋滿前而不避蹊隧被野而狂觸既失並生之情又不終臣子之義君子奚取哉蓋怨可平也亦可搆也平則速訖搆則不知所終叔出季

處有自來矣急公而能平者也敵惠敵怨不及後嗣慕義而能平者也惟公則能忘私惟知則能畏義明則彼此相信恕則彼此相諒禮則守尊卑上下之品節義則審時勢順逆之宜適六者平怨之要務也故曰賢者敬而無失不賢者損怨益仇惟賢者能致不賢非不賢能致賢也相與親比非一人之願亦非一家之福是以倡和禮均不必同誰爲發端誰爲從命猶有低昂之迹彼此禮均泯然無迹無不平之憾矣德不及人者自度其德而先退力不如人者自度其力而先退屬在親故者無失其親故而先退蓋强弱小大之形親疏隆殺之辨亦天所定自知不能違天卽無嫌降處卑弱也爲人君者勃鞮頭須之憾猶之可忘爲人臣者子儀朝恩之隙猶可不校蓋所惡有甚於怨所

全有甚於脩怨者雖欲不如是不可也

出處篇第四十三

人之生也自桑弧蓬矢以及入學鼓篋父母之心皆欲爲世用也俊造之士既不以力作事上即當效其智能詐時主以驅馳蓋君臣之義無所逃而然然而有德無時井渫不免行惻有時無德世胄尙淪抱關强與相競未見其可君子之爲學也潛而未見則以勿用爲德躍而將飛則以及時爲義鴻漸吉而歸妹凶考槃樂而小明悔故有內外隱顯之道焉且見幾而作幾非能廹人也成器而動器非能善動也古之君子起畎畝而親見策草廬而馳驅釋版築而霖雨杖馬箠而竹帛此出處之正記功宗於元祀者也太公避紂從周陳平去楚歸漢張良棄景駒而從沛馮

異獲巾車而翼光此去就之正披荊榛而善擇者也伊尹告歸君奭求去子房辟穀鄴侯還山功在斯人身返林壑出處語默兼盡所宜可謂既聞其語又見其人矣楊雄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者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者凶故夷齊立節而聞開百世四皓定儲而返駕千里子眞不詘王鳳仲元見重李彊薛方貞而不諒蔣詡好遯不汙若此人乎皆足激貪厲俗崇身抗志君子所貴也然而傷廢棄者輒舉義於孟荀談遇合者方引類於范蔡晉之烈士羞行乞而憎自致是以餓於翳桑趙之相君敦故舊而恤窮交不難捐其侯印由此觀之亦安知人情之所嚮哉總之治世之君以卿相之位驅策賢德故以見用爲美及物爲功有井收勿幕之義以山林之樂優崇高尚故臣行其

於固陋與天地爲盈虛而無所凝滯也與陰陽爲消長而無所宿留也故曰有鳥有鳥則飛於天有魚有魚則潛於淵天者衆所共見也淵者衆所不見也而同謂之藏者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莫得識之知道者之默默亦猶是也彼希世求用隨踵而跂者非傷於褊急而不宏則淪於汙賤而可恥剛果自遂必喪不訾之身委蛇從俗必移不拔之志先幾之哲未超然事外克亂之才復憒然事中爲學雖久而出處語默尙無定見可恃一旦因事感發勃然欲起見有覬事之招惝怳不自持矣即堅守不出亦不過欲標泉石之名意在名耳非能與君子絜情志也且末世而有盛名機之至危者也當塗之人或伐賢以立威或倚賢以自重伐賢者擇蘭蕙而摧之倚賢者點白璧而汙之君

子未嘗與世爲仇也而名之所在嘗與身爲仇鹿生於山命懸於廚君子生於隱遠繫於樊籠豈不甚可畏乎古人生於亂世亦有相招爲祿仕者由敖由房之詩聖人猶有取焉夫賢者而爲伶官不恭甚矣然謹持其所執之器與同事之人趨蹌喜樂於其間輕世肆志之意不敢幾微見於外則聖賢之徒也若慷慨不行其道故以輕世肆志寄其不可一世若此人者淺之乎爲丈夫也君子奚取焉君子之隱也隱其德也收斂退藏視之渺然小也其小也所以混於衆人之中不使物色及之也志存乎千仞之上則廓然大矣大者天之道也君子得全於天是以能成其大也語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夫辟世則無以託身辟地亦難於將家惟辟色辟言可庶幾焉辟

色者不欲接見當路之人也辟言者不敢議論當時之事也投于鑿坯而遁雲卿中宵而逊此辟色之義也徐幹託古人以見意阮籍訪時事而皆醉此辟言之義也釋其土而居其交亦辟藏之義也君子道德既具而後可言命之窮通故窮通之感自孔孟而外不可概存於心當自顧爲何如人苟其人有益於世而或爲蔽匿或爲棄置然後可形諸文字若屈賈是也人則里巷之人技則錐刀之技窮乃固然通則僥倖雖有挫折亦可自慨於私家不可嘵嘵鳴詫也且君子用世如元氣生物至一無迹雖功在天下而其用自藏出而匡亂如以陽克陰以水救火皆逆操而濟順者也故時當晦昧其用更彰聖賢之隱顯不以升沉論也彼嘵嘵鳴詫豈能與於此乎

繹志卷十一終